

书情书色
二集

胡洪侠
著



书情书色二集

胡洪侠 著

中 华 书 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情书色二集/胡洪侠著. - 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7
ISBN 978-7-101-07464-2

I. 书… II. 胡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1059 号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书情书色二集 |
| 著 者 | 胡洪侠 |
| 责任编辑 | 李世文 马 燕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|
| 版 次 |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张 7 $\frac{1}{8}$ 插页 8 字数 100 千字 |
| 印 数 | 1-7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07464-2 |
| 定 价 | 26.00 元 |
-

小 序

写“准笔记体”书话，于我而言既是无奈之举，又是有意为之。说“无奈”，是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，情感、精力、时间、阅读与信息等等都成碎片，浮游其中，身难由己，不克逆流而上，唯顺水漂泊而已。“而已”之余又不甘心，于是打捞些光影，每以寥寥数语，裁成匆匆断章。无暇于长篇大论的苦衷，日子一久就成了无力于鸿篇巨制的借口。说“有意”，则另有可说的几分道理，或自己的一点追求。古来笔记一体，佳作如林：或志怪，或琐闻，或忆往，或考证，长长短短，散散杂杂，虚虚实实，潇潇洒洒。而贯通其中的，是求实求博求鲜的真趣味和散淡自由的真精神。此一种趣味与精神虽消歇已久，今日却正可借来做“碎片江湖”中安心寄情的扁

舟。我笔力阅历两不济，笔记的神韵百不能得其一，所以有“准笔记体”一说；心向往之，读不敢废，笔不愿停，所以《书情书色》之后，乃有《书情书色二集》。

《二集》仍如“初集”一般按写作时间排序。不是不能分类，只是想借此留下些许日记的味道。应书友要求，给每则文字加了小标题，另加注写作时间。据说“初集”卖得不错，希望《二集》也有其“兄长”的幸运。

胡洪侠，庚寅初夏，深圳

目 录

小序 / 1

辑一 / 1

“孤本”《费孝通传》——毛边本宏论——谢国楨喜得《留青日札》——李鸿章后人卖书易米——贱卖劳季言批校本——陈济川痛失庞家藏书——“文革”宁波大毁书——王同愈啸傲书林——“睡魔为书魔所驱……”——郑逸梅丧书之痛

.....

辑二 / 67

《毛选》发行量曾比《修养》低——书缘可遇不可求——陆小曼之“陆放翁”——天一阁藏书终见天日——“好书如好色”——不如把书看成“主人”——来新夏主动散书——南京仓巷旧书业之苍凉——俨然又是重续书缘——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又遭禁

.....

辑三 / 141

黄裳善“藏”——黄永玉赋诗咏叹书与人——奥运期间在京得精装书三种——读《蒙田随笔》的巴黎旧书商——相逢《中国》难相认——塞纳河边买《巴黎圣母院》——冥冥中巧遇堂吉诃德——书籍之命运由读者决定——旧书店买回旧日藏书——希特勒藏书去向成谜

.....

辑 一

四〇一 “孤本”《费孝通传》

冠生来深圳时夜访“夜书房”，递给我一大信封，说：“这本书该还你了。”我取出一看，是他的大作《费孝通传》。此书七年前出版，因部分内容需按家属意见“修订”，印出后全部封存，后来市面所见此书已是删削之后的“定本”了。当年他不知怎么弄到一册，持赠予我。后他又需此书，电话求“借”，我迅即快递京城。颇值一提者，他把我当时随书所附短简也一并归还，让人顿生今夕何夕之叹。我当时写的是：“书即寄出，希望不会耽误事。孤本难求，望出而能返，‘借’而能‘还’。”古人说“借书一痴，还书一痴”，数年已过，冠生竟有深夜还书之举，真“痴人”也。【〇六、四、二十三】

四〇二 毛边本宏论

一小姑娘索要《给自己的心吃糖》，我受宠若惊，即以毛边本持赠，顺便告诉她如想阅读需自备裁纸刀一柄，否则不胜其烦。她果然边裁边看，且写文章对毛边本做了一番关乎人生、爱情的发挥：“要娶一位中意的姑娘回家，要想很久很久都好好爱着她并被她爱着，你必须做好这‘一边翻看一边

裁’的准备。爱人和书一样，是不该一览无余的，每天都有新的发现，每天都是在读一页刚刚裁开的书，慢慢地现其翠色芳容、纤巧慧心，张望无穷，想象无穷，乐趣无穷。在这一翻一裁之间，包藏着世间的大哲理和大秘密。”鲁迅先生是著名“毛边党”，九泉之下听闻新一代如此理解毛边本，不知该点头还是摇头。【〇六、四、二十四】

四〇三 谢国桢喜得《留青日札》

历史学家谢国桢和琉璃厂书人魏广洲因买卖书籍结成深厚友情。一九六四年，魏广洲替谢国桢买到一部明田艺蘅著《留青日札》，谢先生称此书为“有明一代杂家之冠”，寻访多年，屡次错过。见了魏送来的明竹纸六册《日札》，谢先生大喜，写跋语道：“一日傍晚，新雨初霁，斜阳在树，坐窥窗外，见书友骑自行车，持蓝布书袱挟是书至矣，乃摒挡故物，竭其所有而得之。晴窗展玩，偶一读之，足以使吾老眼犹明也。”【〇六、四、二十五】

四〇四 李鸿章后人卖书易米

一九四三年某日，一西服革履男子手拎包袱跨进上海一

家旧书店，见老板不在，对学徒说：“这部书先放你店里，老板回来再谈价钱，你先付些定洋给我吧。”然后接了定洋就走了。老板回店，见这套书是北宋版十六册线装《庄子南华经》，国内罕见，久已绝版。老板如获至宝，遂和卖书人谈价，以三担白米折价收下，旋即以两根金条的价格卖给来青阁书庄。来青阁老板又以六根金条之价卖给书贩掇客，再后来，此古书流入美国。那位西装革履的卖书人原来是李鸿章后代，竟至卖家传宝书易米，叹叹。【〇六、四、二十六】

四〇五 贱卖劳季言批校本

书商买书卖书难免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据陈乃乾先生说，旧时杭州文元堂主人杨耀松一向觉得绵纸本古籍才能卖出好价钱，某次曾以六十元自塘栖购得两大箱旧书，回来一看，每册虽有蝇头小字批注，可是书都不是绵纸本，未免大为失望，料定无利可获。可是，他以每册十元的价格卖给北京来的书商，人家都欣然受之。后来又有北京书商相继来买蝇头小字之书，连大收藏家傅增湘也派专人搜购，两月之间，书全卖完。事后才有人告诉杨耀松：他卖的蝇头小字本，原是劳季言批校本，拿到北京上海去，每本可卖到百元以上。杨遂

后悔不迭。【〇六、四、二十七】

四〇六 陈济川痛失庞家藏书

旧时书商如有缘整体收购藏书家之书，即表示赚钱机会到手。琉璃厂来薰阁主人陈济川经人介绍，先行和浙江籍收藏家庞云济接触，谈妥以五六万元之数买进他的虚斋藏书。付款取书之前他偏偏要打牌取乐，牌桌上又难掩兴奋之情，称自己买定的庞家藏书中有某某善本，可赚大钱。等他派人接洽付款时，庞家藏书早已不见了。原来他牌桌上的话让另一书商听去，那人捷足先登，偷偷以高于陈济川的报价将书抢了去。陈济川懊丧至极，一病不起，缠绵病榻数月之久。

【〇六、四、二十八】

四〇七 “文革”宁波大毁书

“文革”中古今典籍悉称“四旧”，大量流入废品收购站，做了还魂纸。公藏私藏均遭劫难，毁书之风遍及南北。慕湘撰文说，他一九七三年曾去宁波访天一阁，听闻宁波一地数日之间即毁掉线装古书八万公斤；“人间痛心事，孰有过于此者！徒令人回肠而气短也”。【〇六、四、二十九】

四〇八 王同愈啸傲书林

晚清民国年间有一著名藏书家，名王同愈。此人藏书气魄甚豪壮，曾谓：“余插架无多，然积年搜罗，亦略有七万余卷。旧刻精印之本，亦十有二三。斯架塞屋需四五楹，始足分布行列。”家藏六七万卷，还说是“略有”，可见胃口之大。他曾在湖北任职，离职时写信给友人，中有“载三万卷而来，今仍载三万卷而去”之句，一派啸傲书林气概。他对书之痴迷，可从他夫子自道之言中体会一二：“津津乎有味于藏书，而知天下最可宝贵、最可娱乐之事，无有过于此者……”王同愈还是书画家，曾有题画诗说“室有图书富，门无车马临”，足显其脱俗心志。【〇六、六、五】

四〇九 “睡魔为书魔所驱……”

大藏书家王同愈遇惊人秘笈或铭心绝品，必欲纳入书篋而后快，可是他并非总是囊中充盈，有时往往因无力购得而叹惋数日。据《新民晚报》《藏书大家王同愈》一文载：江陵邓氏，藏有宋槧《施顾注苏诗》一部，流传有序，有诸多名家题跋，藏印累累。“首册又有苏轼笠履图二，一为闵贞摹本，一

为华新罗所绘。还有苏轼真像一图，系朱鹤年笔。末页则有顾莼、张祥河金笔画兰梅菊。邓家中落，求售千金。王同愈观之，称‘目不暇赏’、‘目炫神夺’、‘真艺苑中至宝也’，又称‘睡魔为书魔所驱，展玩数四，日色渐透幕间’。然以千金购之，其底气不足，有‘终觉罕闻’语，要求降价。越两日无消息，其称‘坐卧饮食皆为之不宁’。最终唯有‘听其归去’，其‘怅惘似别良友，嗟叹者久之’。”【〇六、六、五】

四一〇 郑逸梅丧书之痛

丧书之痛最令爱书人动容。“掌故大王”郑逸梅的家藏文物、书籍、字画一九六六年八月被抄，分装七车运走。一九七七年平反后，人家告诉他，以前的诬词全都不算数，可是抄走的东西已被偷盗殆尽，归还无望了。“我毕生节俭，”郑逸梅多年后回忆说，“所珍藏之字画书籍……均掠夺一空，无从归还。计书札万余通，扇子近四百件，字画五百余件，珍本书籍数十种（一般书籍数万册），以及各类铜瓷玉石、文物古玩，损失之巨，言之犹有巨痛。”【〇六、十一、十三】

四一一 “读书无禁区”

提起《读书》创刊号，人们都会提到那篇著名文章《读书

无禁区》。如要评选近几十年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句话，这五个字的标题绝对应该入选吧。据当时亲历者董秀玉回忆：最早是陈原提出约人写《读书无禁区》，而作者应约写来的文章叫《打破读书禁区》，范用和史枚觉得“读书无禁区”更为明确和响亮，就改回了原题目。陈子善曾说：“《读书》第一期我看过。你要谈文章的内容我记不清了，但对那五个字记忆犹新。五个字足以说明所有问题了。”【〇七、七、一】

四一二 《读书无禁区》纷争四起

《读书无禁区》一文当年曾掀起“狂风巨浪”，一时间纷争四起。这其中有一现象至今令人感叹，即批评者并不曾读完全文，看见了标题就已经怒火中烧，提笔即挥“大棒”。有一人“夫子自道”：“《读书》第一期的《读书无禁区》一文，我看了题目就有气，很别扭，认为是不能接受的。”另一人则厉声质问：“反动书刊难道是精神粮食么？不，它们是毒药！”还有一人忧心忡忡：“小学生能看《金瓶梅》吗？”其实，文章中早有宣示：“不封锁也不等于放任自流……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、败坏社会风气、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，必须严加取缔。”据董秀玉回忆，范用被主管机关找去谈话，他拿出《读书无禁

区》，希望他们全面看看，说明此文目的是批判“四人帮”的文化专制主义，并未主张放任自流。“后来有同志说，领导同志事忙，没有时间看文章，只看标题，或者光听汇报。以后标题多加注意。”【〇七、七、一】

四一三 孤本《金云翘传》在福州

《福州日报》的消息说，如今福州市收藏线装书最多的人是已过花甲之年的官桂铨。官先生原为福州林则徐纪念馆副馆长，他收藏图书近两万册，其中线装书多达五千册。记者在官桂铨珍藏的线装书中看到了下列“宝贝”：列入中国古籍善本的明版《礼记》、明代刻本《昭明文选》、清代刻本《金瓶梅》、清代抄本《水浒》等。最值一提的是，官先生还藏有贯华堂刻本《金云翘传》。据说此书全世界难以找出第二本，日本学者曾认为已经散佚。【〇七、七、八】

四一四 丽江书缘

二〇〇七年春天我去丽江，一心想找个旧书摊逛逛，惜不摸门径，书缘迷离，于石板旧巷中乱转多时，空手而回。我不明白“福州线装书收藏第一人”官桂铨先生怎么会有那么